



『莫扎特』获取生存能量的伟大之处

■文高小立

觉得她有几分艺术片的气质。当然作为导演的陈思诚,有他自己独特的电影美学追求,这点从《外太空的莫扎特》的艺术特色可窥一斑。

观影前已看到对这部电影一些批评的声音,所以观影时本能的带着这些问题与疑惑来的。

从合家欢片的要求来看,片中无论是同学之间的友情或矛盾,还是任小天与父亲之间因学钢琴而产生的极有代入感的冲突戏份,再加上带给孩子们奇妙视听感受的科幻叙事,这部影片无疑是中小学生的“菜”。

作为带着孩子观影的家长观众,除了显见的子女教育话题,诸如父母和孩子的愿望有很大的分歧,中国几代人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任小天不愿意成为郎朗一样的钢琴家,而是要成为天文学家,父子争吵甚至歇斯底里的呐喊,其实是该片表象的东西。《外太空的莫扎特》有它更深刻的地方,比如片中有一句台词:“解答世界终极问题不是科学,而是艺术”。这部电影把艺术的永恒和伟大表现出来了。小天的爸爸最初也是爱好艺术的摇滚歌手,艺术梦最终被现实的残酷打碎,儿子小天不是不爱好艺术,但他不想像他爸爸那样把艺术当成功利的东西。小天在比赛中为什么能一曲自己改编的《小星星变奏曲》获得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冠军,就是因为他在以艺术为生存最高能量的外星朋友莫扎特帮助下,让艺术从心中流淌出来,是自然的不带功利色彩的情感表达,这一点就批判了我们当下的社会,把艺术功利化,不管学美术、钢琴、舞蹈、芭蕾什么的,都是把它功利化了。这个电影设计的外星小玩偶,告诉地球人外星的能量来自于艺术,这个外星人不理解人类的情感,唯一理解的就是艺术,恰是电影的这种隐喻,把艺术伟大、永恒、纯粹的深刻性传达出来了。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莎士比亚的哲学思辨;生存还是艺术,却是任小天父子现实的思考。影片开篇一镜到底的长镜头下,都市钢筋水泥鸽子笼里的形色家长,都在为孩子填鸭一般学着绘画、表演、相声等,其出发点就不是艺术,而是通过艺术变现孩子未来的生存、发展,这种将艺术物欲化的诉求,违背了艺术本身的真谛。任小天的理想是成为天文学家,也就是片中莫扎特在未来其星球与地球共同创造另一个星球的重要参与者,这并不妨碍任小天对于音乐的喜爱,只是这种喜爱不该是一种精神枷锁,这才是回应“解答世界终极问题不是科学,而是艺术”这句话的思想内涵。

《外太空的莫扎特》作为一部带有轻喜剧风格的青少年科幻题材电影,情节内容的绵密、细微处的呼应感、极致画境的情境营造、人物浮夸与冷幽默的性格塑造,无一不是陈思诚既有的电影美学特质。片中,我们看到陈思诚用无厘头的夸张、暗喻,用蒙太奇象征主义的镜头语言,致敬了诸如周星驰的影片《少林足

球》、《逃学威龙》、《美人鱼》、日本儿童动漫《哆啦A梦》、斯皮尔伯格经典科幻片《E.T》等。影片多处出现极富想象力的科幻画面,如莫扎特用超能力在璀璨星空营造的埃及金字塔、古巴比伦空中花园、玛雅人金字塔,任小天和朋友用科幻书本搭建的云桥,漫步北京CBD上空,还有那艘在空中驶向长城的美轮美奂的海盗船。这些奇妙的画面加上轻松幽默的剧情桥段,满足了作为一部青少年科幻电影的表象诉求。但诚如艺术,最高的境界就是返璞归真、大音希声。该片最为突出的艺术特色在于通过青少年纯真而富有想象力的视角去看待世界,他们的目光是清澈的,他们的心灵是干净的,就像片中随父亲不断辗转各个城市读书的女孩儿冰激凌,她不愿意刚刚喜欢上的一座城市,刚刚结交了朋友,却又要被动的离开。或许在成年人的世界有一万个为她着想

当然,该片在反思人类在当下生存困境与利己主义之后,通过玩偶莫扎特不理解人类亲情,意图谋杀任小天父亲,扫除其阻挡任小天成为天文学家障碍的幽默桥段,通过他不解的询问为何杀了“我爸”,任小天会难过的黑色幽默对话,也赞美了人类最看中亲情下的我本善良。这种亲情中的真善美,平时在巨大现实语境的压力下会被掩盖,东方人独有的内敛性格又将这一情感隐匿于心底,但当任小天遭遇风险,当莫扎特要暗杀其父亲,就真实的迸发了出来。或许,这种美好的亲情将是人类仅存的最值得赞美的感情了,也将是人类未来世界唯一留存下来仍然被珍重的最高尚的品格、最珍贵的财富。

陈思诚在轻喜剧青少年合家欢影片营造的轻松感,与其想表达的深刻思想内涵之间,也许未能找到最恰当的平衡点,使我们看到的无厘头、黑色幽默、反讽等喜剧桥段,与突发的哲学思辨台词,一些慢节奏过场戏之间,出现了一些违和感。在这点上,该片与周星驰的《长江7号》还是有一点差距。此外,过多的旁枝铺陈,例如任小天学校众多学生社团的镜头语言,以及诈骗团伙的戏份,与主线叙事推进产生了一些疏离感。姚晨这条线对我个人来说有点纠结,我既喜欢它,又不喜欢它,不喜欢是因为这个情节有点扰乱影片。喜欢它是陈思诚把社会阶层固化的深刻性写出来了。一个荒谬的诈骗团伙为什么会得到这么多人的相信?我们看到所有的会员不是身体有病就是穷人,他们要摆脱现实社会巨大生存压力的遁形,他们要到外星去生活,认为没有欲望的外星球才是他们得以幸福的精神家园,这一站在人类视角的电影表现,的确很深刻。

最后,在科幻元素本体上,还是欠缺足够的宇宙观、内在逻辑、镜头语言的支撑力度。换句话说,科幻风特效营造的既视感,科幻的意境深远与深邃感还不够充分。

(作者系《文艺报》艺术评论部主任)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神探大战》：暴力与哲理的混装

■文虞晓

韦家辉编导的《神探大战》续写了他在“银河映像”开创的“神探”系列,它们肇始于1995年杜琪峰与邵氏影业拍摄的《无味神探》,成型于2003年的《大块头有大智慧》(又名《大块头》),成熟于《神探》(2008)和《盲探》(2013)。

这些讲述生理或心理异于常人的探案天才,出神入化破获各种疑难悬案的影片,打造出了“银河映像”的一块金字招牌。《神探大战》自7月8日在国内上映以来,票房已过6亿,远超过《大块头》等3部影片2.3亿的票房总和。可以说,韦家辉用暴力和哲理混装的故事,找准了市场需求和个人风格之间的平衡。

“神探”的进化

塑造异于常人的“探”,是神探片的核心创意,《神探大战》中

刘青云饰演的李俊是系列中最新奇/极致的人物。《无味神探》中的阿海(刘青云饰)中枪后失去味觉与嗅觉,影片主要写他的心理变化,“无味”对破案基本没有作用;《大块头》中的大块头(刘德华饰)因修佛参透了因果破案如神,但类型的驳杂导致风格割裂;《神探》的主角何桂斌(刘青云饰)能看到人心中的“鬼”,擅长用体验感知的手法破案,影片在内容手法上新颖别致,深受“银河”影迷的推崇;《盲探》是爱情喜剧与神探的糅合,庄士敦(刘德华饰)眼盲心明,以智慧破解难题。近于神经分裂的李俊首先“神勇”,为查真相跳河捞尸,赤手空拳闯枪林弹雨;更“神”在于可以在想象中和案犯直接对话,这种“通灵”的超能力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但能直接作用于破案。

因此《神探大战》能在100分钟的片长里装下“雨夜屠夫”、“飞尸案”、“浮尸案”、“烹尸案”、“魔警案”等众多奇案,尺度生猛,节奏紧张。加以片中大量追逐、枪战、爆炸场景,影片的叙事重心其实转移到了“战”,更接近警匪动作片——在内地市场上最卖座的香港电影,同类型的《怒火·重案》、《扫毒2》、《拆弹专家2》正稳居港片内地票房榜前三甲。

《神探大战》吸引观众的还有影片中的“港味”。片中描写的历史上真实案件,直接指向了香港专属的电影类型——奇案片,以及恐惧中夹杂着兴奋、刺激的观影体验。影片也复刻了根植在黄金时期香港电影中的“草根”气,英治时期的政治腐败、民生艰难,导致民众对权力体系,抱持一种天然的冷漠和疏离,他们对社会公义和秩序的期许,被寄托在警匪和江湖的电影中,其中的官府/上级始终是被蔑视和嘲讽的对象。所以李若彤饰演的黄欣就被李俊斥为“只懂摆Pose查案”。

“神探”李俊和之前的何桂斌是不一样的,离开了杜琪峰“黑暗、冷峻”的美学加持,何桂斌身上那种看见人性黑暗的凄凉,变成了李俊“空有一身本事”的愤怒;从举枪不发的“惜弹如金”到弹雨瓢泼的“子弹美学”,韦家辉要讲的是一个消灭“怪物”的故事。

什么是怪物

《神探大战》中依旧可以看到“银河映像”招牌式的黑色和宿命风格。李俊的愤怒只是佯狂,他以神探自居,骂警察是“废材”,掩饰着因为沉迷查案导致精神失常,让事业和家庭双双落

空的悲凉,任凭他如何拼命,最终女儿的死去让他孤独终老。林峰饰演的反派方礼信,自信可以凭着智谋掌控全局,却最终死在他(可能)唯一爱过的女人枪下。更残酷的是那群要为父母报仇,号称“神探”组织的青年人,他们用性命换来的,只是被利用和欺骗。

香港影人把韦家辉称为编剧之“神”,公认他的作品从格局到深度上无出其右。《神探大战》三次重复了尼采名言:“与怪物战斗,小心自己成为怪物”,第一次是在桥上观看教女儿的录像带,然后是大巴车倾覆后被捕时与女儿的沟通,最后是重回警局后耳中的幻响。这是不在疯癫状态时李俊的信条,也点出了影片的主题。借助尼采的学说,也可以找到理解剧情的更好途径。

宣扬上帝已死的尼采,也否认了绝对真理,他提倡要多视角看问题,越是能够让更多不同的眼睛去看既定的对象,对事物的看法就会更加全面。在电影中人物的选择是影片剧作张力的重要来源,只有当选择涉及自身真正的利益时,才会显露出真正的人性。最难的选择不是在对与错之间选择,而是在对于对之间选择,比如正义与正义,因为在现实中,正义的原则往往相互矛盾。

韦家辉就编织了这样一个关于正义和道德的困局。对李俊,涂鸭公布案情,自证是神探而非疯子,获得女儿的接受是正义;对父母冤死的年轻人,通过涂鸭得知真相,既然公权力(警局)垄断了实现正义的裁判权,动用私刑报仇就是正义;在方礼信而言,因为悲惨的童年经历而导致的病态人格,把玩“最美的作品”以获得安慰也是正义。当他们各自朝着自己的正义前进,只能是一个越掘越深的死结,只能通往那场玉石俱焚、毁灭天地的爆炸。所以这场悲剧,其实人人有责。

李俊的彻悟就在于放下,那是他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对绝对“正确”的否定,他说从此没有“神”,只有“探”,因为探负责查明真相,而神却代表不容置疑。其实怪物就在每个人的心中,如果借用《大块头》中的佛教教义,执念就是怪物。

《神探大战》在更加复杂宏大的叙事构架下,哲学构思上超越了《神探》中“人人心里都有鬼”的悬疑感。同样无可否认,影片癫狂有余而收敛不足,香港电影那种重想象而轻推理、重直觉而轻逻辑、重情绪而轻结构的痼疾因此尤为明显。离开了杜琪峰的韦家辉,还有待提升用镜头来表现精妙剧作构思的能力。

